

亦舒新经典
YISHUXINJINGDIAN

亦舒
著

孪生

纪和坐着不动，
回忆与艺雯一起的开心片断，
其实都是很平常琐碎的乐趣，
像看戏散场，
忽然下雨，
他倆瑟缩在他人檐下，
……

95
折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亦舒新经典
YISHU XINJINGDIAN

亦舒
著

孖生



廣東省出版集團
花城出版社

本书简体字版经天地图书有限公司授权出版,非经
书面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、转载。

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(不含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及
星马地区)发行、销售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孪生
亦舒著.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,2008.8

(亦舒新经典)

ISBN 978-7-5360-5188

I. 李… II. 亦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176465号

责任编辑:唐秀敏 李 谓

特约编辑:丁树伟

封面设计:黄炜瑜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

开 本 880 × 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5.875 1 插页

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 19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

纪和是一个十分普通的年轻人。

他性格平和，相貌端正，读书成绩优异，中学与大学全靠奖学金，自校园出来在政府机关当文员，收入稳定，已经有要好女友。

他与寡母罗翠珠一起生活，自从找到工作，家庭收入宽裕，电器更新，地板与墙壁重新髹过，家居十分舒适，母亲双眉的那个结也渐渐打开。

纪和同自己说：否极泰来，以后有安宁日子过了。

像所有年轻人一般，工余他与女友艺雯上山兜风，喝杯啤酒，看电影，到东南亚旅行，其乐融融。

最近一次到京都，旅途愉快，纪母误吃一种生鱼，忽然全身发起风疹，艺雯小心呵护，到药房打手势买回镇痒剂，可见将来婆媳关系必然和洽。

纪和生活平静、愉快，泰半是因为知足常乐。

这样到老，又有什么不好？

一日，他如常下班回到家里，脱下西装外套，小心挂好，松脱领带，喝母亲斟给他的菊花茶。

“小和，我有话同你说。”

纪和笑，“我最怕妈妈这句开场白，通常是责骂的前奏。”

罗女士也微笑，“今日工作好吗？”

“天天都一样，没有惊喜，邻桌老陈仍然唉声叹气，小刘到处约人赌马，李小姐下个月结婚。”

“艺雯会来吃饭吗？”

“她得替弟弟补课，那小男孩不大用功，十字军四次征东读了半年还未搞清楚首尾。”

“小和，我有话说。”

“妈，你请讲。”

纪和握着母亲双手。

“小和，倘若你有升学机会，你可愿接受？”

纪和只觉奇怪，母亲从来不管他的学业，这下怎么忽然提起，况且，他已大学毕业，还升到什么地方去？

他睁大双眼。

“小和，有一个奖学金，可送你到美国读法律，这样好机会，你莫错过。”

纪和不出声，他听出许多踌躇。

什么奖学金，母亲从何得知，是谁知道他有兴趣读法律？

他忽然冲口而出：“不！”

他到冰箱取出啤酒对着瓶口喝了几口。

“我不去。”

他母亲看着他，“你还未知详情。”

“我不会离开你，我也不会同艺雯分手，我心已散，不再想辛劳应付各级考试。”

“没出息。”

“况且，美国法律制度同本市完全不一样，在彼邦毕业，永远得留在彼处，那怎么适应。”

“男儿志在四方。”

“我现在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十年后至多升到高级文员，浪费人才。”

“妈妈，是谁提供的奖学金？”他忍不住问。

“你叔父。”

呵，他。

是有这样一个叔父，是纪和亡父的堂兄弟，父亲叫纪伯健，他叫纪伯欣。

可是，两家并无来往。

过年过节，会差司机送饼食及水果来，一次母亲要做手术，他又推介医生，负责医药费用。

纪和上门道谢，他只让纪和陪他下了一盘棋。

后来，纪和归还债项。

如此而已。

成年之后，好久不见。

“那是极庞大一笔费用。”

“他愿意负担，他想你拥有较佳前途。”

“我乐意做一个小文员。”

他母亲只是笑笑，“也不是没有条件的，他有一个儿子，与你差不多年纪，也在西岸列德大学，成绩丙等，几乎不能毕业，你得帮他补习。”

“食宿费用又如何？”

“住在他家，另外付你零用。”

“妈妈，无功不受禄。”

“也不算无缘无故，一家人，他是你叔父。”

“我不去，我走了谁照顾你。”

罗女士仰脸笑，“你未出生时又是谁照顾我？”

纪和握着母亲的手，“现在不同，现在有我。”

“读个专业资格，你子女也有前程。”

“妈想得太远，儿孙自有儿孙福。”

“你考虑一下，如有决定，要即时告诉艺雯，真耽误人家青春。”

“她会等我。”

“千万别叫人家等。”

“她会等我。”

罗女士重复：“不要叫任何人等，也不要等任何人。”

“妈，你不喜欢艺雯？”纪和十分意外。

“我想你出去看看这个世界，免得你一日钻在床底下，还说人家不肯出屋。”

纪和发觉母亲言谈像是换了一个人。

不过他也够倔，继续说：“我不去。”

第二天，他照常上下班，可是耳边像有一个小小声音对他说：“去，出去看看。”

看看天有多高，地有多阔，海有多蓝。

去与洋人一起生活，吃喝聊天吵架交朋友。

最重要的是，去追求更多知识。

一连三天，同事的对话都变成嗡嗡声，纪和不大听得清楚。

天阴下雨，马路上所有污垢与垃圾都泡了出来，肮脏不堪，有一股压抑隐约的臭味。

从前，有人揶揄说这是都会里钱财的气味，今日，经济情况大不如前，臭就是臭，脏即是脏。

艺雯发觉男友比平日更加沉默。

“为何异常？”

纪和终于忍不住，“有一件事……”

他缓缓说出来。

讲完之后，咖啡已经凉了。

艺雯静静聆听，一直低下头握紧手。



纪和最后说：“我告诉母亲，我不会走，我是她唯一的孩子，我不能离开她，我也不能失去你。”

艺雯微笑，“你的前途，你来决定。”

“去了恐怕不能再回来。”

艺雯答：“本市许多美商需要用人，不愁没有高职，那边亦有很多华侨，生活得很好。”

“你可否与我一起走？”

艺雯苦笑，“我要是有能力，早就走了，还等到今日，我有责任，我有枷锁，我需照顾两个弟弟。”

纪和颓然。

艺雯觉得咖啡又酸又苦。

雨下个不停，她的新鞋就要泡汤，男朋友将要远行，她眼看留不住他，这世上没有一件好事。

纪和这时间：“你说，我可应该出去看看？”

艺雯定一定神，十分坦诚地说：“南加州著名列德大学，能到那处呼吸一下学术气息，已是难得机会，焉可错过进修的千载难逢机会。”

“换了是你，你会走吗？”

“明天就跑，奔向自由。”

纪和吃惊问：“扔下我不理？”

艺雯看着他：“决不留恋。”

“艺雯，你骗我，这不是真话。”

艺雯伸手轻轻摸他的面颊，“我几时对你说过谎？”

这时有两个同事推开咖啡室玻璃门进来，看到他俩。

“唷，你们在这里卿卿我我。”

艺雯一边招呼一边想：她已经廿三岁了，等到他回来，已是个大龄女，坐在办公室小格子内，天天做刻板因循工作，看上去一定比实际年纪更老。

不是他会去或是不去的问题。

他一定会走，她留不住他。

而是等与不等的问题。

不，她在该刹那决定不再等他，这是她的生命，她的前程，她可以作主。

艺雯失神，一片茫然，都已经谈到婚嫁，就差一步，她便可结婚生子，走入人生另一阶段。

不幸节外生枝。

纪和有一个长辈好心做了坏事。

好不容易摆脱同事走出咖啡室，只见雨下得更大。

纪和说：“我送你回家。”

艺雯却答：“我得帮弟弟买运动衣，我们在这里分手吧。”

“明天我们一早联络。”

艺雯头也不回就过了马路。

纪和看着她纤秀的背影，他俩在一起已经有一年多，性情相近，志趣吻合，他视她为未来对象。

今日，两人都有犹疑。

他乘车回家。

纪和对母亲的语气稍改：“我若去读书，家用怎么办？”

他母亲答：“我稍有积蓄。”

“一去好几年，我放不下心来。”

“长途电话费用便宜，五块钱可讲三十分钟。”

“妈妈你好像胸有成竹。”

“有关我儿前途，我都想妥了！”

纪和蹲到母亲身边，“我甘心做个小文员。”

“你同艺雯讲过没有？”

纪和点点头。

“她不放你走？”

“刚相反，她鼓励我升学。”

“她可有要求即时结婚？”

“一字不提婚事。”

罗女士松口气，“艺雯是个好女孩。”

“错过了她，也许以后都找不到这样配对的人。”

罗女士微笑。

“小文员有什么不好？”

“的确不错：廿四岁结婚，廿五岁做父亲，以后每年辛勤工作，等待升职加薪，对上司不敢丝毫忤逆，是是是，对对对，努力为子女找优质学校，假期背他们到游乐场玩耍……”

“母亲如此悲观。”

“再过十年吧，何用即时投入幸福家庭。”

“可是女方不能再等十年。”

“你未来配偶也许此刻正读初中，课余跳芭蕾练小提琴，十年后刚刚在建筑系毕业。”

纪和低头叹一口气。

母亲劝说：“考取法科专业资格才论其他。”

艺雯，他亏欠她。

“叔父叫你去一趟说话。”

“去何处？”

“叔父在南区的家呀。”

“不去。”纪和仍然抗拒。

“星期六下午三时半。”

周末下午，仍然下毛毛雨，一样灰暗天空，去到南湾，忽然变了情调。

自公路车下来，纪和看着保姆三三两两推着婴儿车外出散步，沙滩上有年轻男女冒雨嬉水，树叶经过雨水滋润肥大翠绿，冰淇淋小贩卖笑容可掬，青石板路十分干净。

他找到门牌，到一间半独立平房前按铃。

他听见屋里有脚步声。

年轻女佣开门，一见纪和，呆住，冲口而出问：“大官，你怎么忽然回来？”

大官是谁？

另一个资格老些的佣人连忙说：“还不请客人进来。”

这时，叔父纪伯欣已从书房出来，“纪和来了吗？”

纪和应声。

纪伯欣缓缓迎出，“到书房坐。”

不认得了。

数年不见，纪伯欣老了许多，他起码胖了十多磅，纪和忽然想起母亲，走过中年这个平台，他们像是迅速下堕，极快进入老年。

要尽快对他们好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

他恭敬地垂手，“叔父。”

他们坐下，“来，下一盘棋。”

仍然是那副古董紫晶与墨晶围棋。

纪伯欣说：“日本人与韩国人都努力栽培儿童学围棋，我却反对，这玩艺一钻下去难以自拔，荒废其他要务，你说可是。”

纪和微笑，“是，是。”

“上次你来下棋，故意输了给我。”

“不，我是真的输了。”

女佣捧进下午茶点，又暗暗看了纪和两眼。

纪和正有点肚饿，以为是英式下午茶，吃乏味的青瓜三文治及司空饼，谁知香气扑鼻，原来碟子上满满放着热辣辣港式小食，蛋挞、鸡尾与菠萝面包以及咖喱角。

纪和吃了不少。

棋子乱下一气，很快就输。

纪伯欣说：“听说你不愿赴美。”

“是，我舍不得家。”

“又听说你有要好女朋友。”

纪和不出声。

“你按部就班，做得很好。”

这时，他的秘书进来，放下一些文件。

“你来看看。”

纪和小心抹去手上食物油渍，才去翻动文件。

只见是入学证件、飞机票、国际驾驶执照、银行汇票以及车匙及
门匙。

什么都已准备妥当，叔父很明显得到母亲协助，由此可知慈母是
多么希望他到外国进修。

这时纪伯欣说：“你有一个堂弟，叫纪泰。”

纪和心中一动，“他在家叫大官？”

纪伯欣笑，“那是他乳名，女佣都是顺德人。”

原来如此。

“你俩长得很像。”

所以女佣一时误会，在外人眼中，略像也就是很像。

“纪泰不用功，你帮帮他。”

纪和欠欠身，“聪明人泰半如此。”

纪伯欣却说：“世上没有天才，百分之一百靠努力。”

纪和微笑，“可是，愿意努力这种性格，却是天生。”

纪伯欣也笑，“同你这孩子说话，十分有趣。”

纪和感喟，“家母说我没有出息。”

“大勇若怯，大智若愚。”

纪和感激，“叔父夸奖我。”

“好孩子得时时鼓励，纪和，我身体不好，去年小中风，我打算遵医嘱退休，你回来承继我的公司吧。”

纪和连忙站起来。

他小文员生活竟起了这样大变化。

纪伯欣律师行专门处理商业及版权案件，行内著名，纪和想都没想过会有这种机会。

纪和忽然想起《封神榜》故事中的雷震子，他本是一个樵夫，一日上山，误食朱红色果子，昏睡过去，醒来之后，剧痛，原来肋底生出一对翅膀，他大惊，痛哭失声。

今日他纪和也得到长翅膀机会，本应欢欣，但是一向没有太大野心的他却与雷震子一般戚戚然。

纪和低下头。

“去闯一闯。”

秘书又进来，将文件放进一只公文袋里，交到纪和手中。

纪伯欣叮嘱：“记得友爱纪泰。”

纪和知道叔父倦了。

他走到门口，女佣提着一篮水果出来，满面笑容，“这都是令堂喜欢吃的。”

纪和道谢。

司机把车子驶过来。

回到家，纪和立刻找艺雯。

艺雯的电话接到录音机上：“我出外旅游，回来再与大家联络。”

大家？纪和发呆，这个私人号码只有他一个人知道，什么叫大家，谁是大家？

他竟成为众人一份子了。

拨过多次，都是一模一样讯息。

罗女士问儿子：“找不到艺雯？”

纪和点点头。

“可是生气？”

“她不是闹脾气使小性子的人，不，看样子是决定与我分手。”

“长痛不如短痛。”

纪和不以为然，“我会回来，我们会结婚。”

他回房用私人电脑写电邮给艺雯。

对方却连户口都关上了。

星期一，他到她办公室找她。

同事讶异地迎出来，“纪和，我们还以为你与她一起到马尔代夫度假。”

艺雯竟避到小岛去。

同事看着他，“那也难不倒你，世界能有多大。”

真的，要找一个人，一定找得到，追上去还来得及。

同事把旅馆名称告诉他。

纪和拨电话到当地旅馆联络，接待员用流行英语回答：“艺雯小姐已于今晨离开酒店前往伦敦，我们没有她英伦地址。”

纪和放下电话。

他躺在床上，双臂枕在头下，好好思索。

这年头，男生婆婆妈妈，女生爽朗决绝，竟刚刚相反。

艺雯完全不想妨碍他，他去，他回，她都不想参与，将来有缘分的话将来再续。

纪和只得写信。

这时他发觉家中没有信封信纸邮票。

他特地到书局买回阿拉巴士特白信纸信封，一字一句把心中意思说出来。

写错划掉重做，如果是作文，老师一定斥责：誊清才交上。

纪和鼻酸哽咽。

从不去到决定上路，才短短一星期，心变得真快。

母亲轻轻进来，把手搁在他肩上。

这是廿年来独立抚养他的双手。

纪和轻轻说：“可怜寸草心，难报三春晖。”

母子都落下泪来。

信寄到艺雯家中，没有回音。

纪和出发那日，她还没有回来。

在飞机上，纪和盹着，鼻端像是闻到艺雯头发上玫瑰花香氛。